

跨文化视角下看“信、达、雅”原则对中国
古典外译的指导性作用
——以《桃花源记》3个英译本为例

李家坤,王蓝雨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

摘 要:我国古典著作《桃花源记》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叙事性散文。在其颇多英译版本中挑选了林语堂、方重及 Rick Davis 的译本,以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为理论支撑,将3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其各自的优势所在并加以总结,以期对中国古典外译的跨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关键词:《桃花源记》;古代典籍;“信、达、雅”;跨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桃花源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代表作。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了一个和谐美好的世外桃源,其创作旨在表达作者对当时腐败的东晋王朝极度不满的情绪。身处乱世却无力改变社会现实,陶渊明只得创作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好社会来表达自己对和平和安居的渴望。《桃花源记》的写作手法精妙,文体像是游记,又像是小说,词句简洁,却又不失美感。因此,《桃花源记》成为中外文人墨客都津津乐道的作品之一。《桃花源记》有多种英译本,许多中外名家都以此文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范本。有关《桃花源记》的研究论述可谓成果丰硕,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词句、语言风格及文章结构的处理更是见仁见智。面对诸多译本,研究者们也分别从译者的主体性、文化环境、翻译伦理性

和文化制约因素等方面对译文进行了分析和对比研究。除了陶渊明精湛的写作手法、优美的语言和绝妙的构思外,《桃花源记》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它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古人宁静祥和、与世无争、内心向往美好生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鉴于此,笔者基于跨文化翻译角度,以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为理论支撑,对比分析林语堂、方重和美国作家 Rick Davis《桃花源记》3个译本的文化传递效果,以期对今后的古典文学翻译提供参照。

一、“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文化传递作用

“信、达、雅”翻译原则倡导翻译在忠实传达原文信息的基础上体现原文神韵。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中指出“译事三

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对于这一原则,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有众多解读的版本。实际上,严复提出该原则只是为了系统地阐释其翻译的思路,后人在翻译实践中将其加以总结,最终成为翻译的第一指导原则。“信”原则强调语言要“真”,要真实地译出原文的内容,不能悖离原文本意,不能遗漏信息,也不能随意增添信息;“达”指“表达”“转达”,实际上,“达”体现的是一个将原文信息表现出来,使读者理解的动态过程;“雅”则指“尔雅”,要求译者在形成译文的过程中仔细斟酌,细细加以修润。“雅”原则要求译文富有表现力,从而可以使翻译最大限度地实现它的文化传递功能。严复在译理方面的“信达雅”学说具有强大的奠基意义。它符合翻译的内在规律,因此,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译者又不断为该理论注入新的内涵。

二、3个译本作者的创作特点

笔者选取了中国语言学家林语堂、中国著名翻译学家方重和美国作家 Rick Davis 的译文。3个译本各有所长,差异较大,原因可以归纳为译者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以及翻译目的差异。

(1)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中成长,同时受到外国文化熏陶的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诠释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哲学理念。林语堂的作品为西方人揭开了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而他在翻译的基础上,对于原文进行了增减适度的编译,他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原创”。简言之,林语堂译文呈现出“创作”与“翻译”相结合的特点。

(2)方重。方重是我国20世纪翻译领域中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型译者。他学贯中外,深知翻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中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历经40余载,先后

完成了《乔叟文集》(1962)、《理查三世》(1978)及《陶渊明诗文选译》(1984)。方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思想,是“苏籍翻译家群体”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翻译的作品被视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

(3)Rick Davis。区别于前两位“本土”翻译家,Rick Davis 是美国作家,同时也是著名汉学家。他认为,陶渊明通过其文章表达出的愿景是中国古人普遍价值观的体现。他前后用了几十年时间,深入研究了陶渊明及其诗文,才落笔完成这部译作。他的这部著作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了陶渊明诗文、序言的英文译文以及他对这些诗文的注释和评价;下卷是对陶渊明诗的译文的校正。Rick Davis 通过对陶渊明诗集的翻译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中被广为接受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3位作者翻译《桃花源记》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均把文化内涵作为研究的焦点之一,把文化传递作为翻译的最终目标。因此,对这3个译本进行研究和对比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三、跨文化视角下3个译本对“信、达、雅”原则的体现

1. 对“信”原则的体现

现代翻译概念中对“信”原则的解释大多是“忠实”,但这一解释是不准确的。在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下,能平等地看待西学已属不易,要达到“忠实”的翻译程度更是难上加难了。严复的“信”实际上是指“诚而不欺”,强调译文的准确性。实际上,“信”字并非是严复首次提出,中国古籍中已经对“信”字有所诠释,如《诗经》中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2]。同时,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者们最早提出了“本”“实”的翻译思想,如中国古代佛家经典中提到的“因循本旨”^[3]思想,旨在强调用真实朴素的语言翻译原文意旨。诸如此类的例文还有很多。严复的“信”原则,即起源于上述翻译理论,其与古代佛经翻译思想一脉相承。因此,

“信”反映的是对译文准确性的追求。与现代汉语翻译不同,在对文言文进行翻译时,首先要将其转换为现代汉语,因此,“阻碍译者成功进行汉英互译的首要问题就是原文理解不到位”^[4]。就林语堂、方重及 Rick Davis《桃花源记》译本进行比较,通过实例来分析“信”原则在翻译实例中的应用。

例1: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林语堂译文:During the reign of Taiyuan of Chin...there was a fisherman of Wuling...he was walking along a bank^[5]。

方重译文: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ao-Wu of Eastern Tsin...One day he rowed up a stream...forgot how far he had gone^[6]。

Rick Davis 译文:During the Taiyuan...a man of Wuling...ascended a stream...the distance he traveled^[7]。

开篇首句用简洁的短句即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对于译者而言,要遵循“信”翻译原则,既要斟酌词句,考虑译文接受者的文化差异,又要从结构上把握。首先,从词句方面来分析3个译文。文章的开头交代历史背景,出现了中国历史朝代的名词,3个译文均真实地翻译出了时代背景,但考虑到外国读者不知道“晋朝”这个朝代,方重和 Davis 就采用了“增译法”,对当时的统治者和朝代的具体起止时间进行了解释,使读者更清楚时间背景,同时也意在传播中国文化信息。再看“缘溪行”一句中,林语堂将“行”译为“walk”,方重和 Rick Davis 分别将“行”字译为“rowed up”和“ascended”,根据下文“便舍船,从口入”得知,渔人是划船来到桃花林的,“缘溪行”,并非是沿着河岸行走,而是划船在溪流中行进。因此,从“信”字原则来看,“walk”在此语境中欠妥,方重译文“row up”没有背离原文意思,而 Davis 所选的“ascend”一词则巧妙地表达出了从低处向高处溯游之意,因此更为简洁精妙。

在句子结构上,3个译本也各有优势。Rick Davis 基本遵照陶渊明简洁的叙述顺

序,采用直译的方法和浅白的语句;而林语堂和方重译文均用“there was...”开头,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让读者迫不及待想继续阅读下文,更加引人入胜。在对渔人的描述方面,林语堂将其译为3个短句,分别用了“was”“was walking”“came”3个动词,不太符合英语的句式习惯;方重和 Rick Davis 均采用了定语从句“who lived on fishing”,句子结构主次分明,更加突出了渔人的形象。文章的首句是点睛之笔,3个译本也见仁见智,由此足以见到译者的匠心。但从结构和选词上来看,方重译文更符合“信”字原则。

同样,在成语的翻译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准确译出该成语的含义,必要时“舍其形而保其意”。

例2: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林语堂译文:Old men and children appeared very happy and contented^[5]。

方重译文:The yellow-tressed old folk and the youngsters with flowing hair were all living in self-contentment^[6]。

Rick Davis 译文:The white-haired and the children with their hair in tufts happily enjoyed themselves^[7]。

此句是流传至今的名句,句中的成语至今仍广泛使用。因此,了解成语的含义和修辞是翻译的基础。“黄发垂髫”实际上是借代的修辞手法,“黄发”和“垂髫”都是意象。在古代,人们认为老人白发变成黄色是吉祥且长寿的征兆,故古文中常用“黄发”来意指老人。还未加冠的孩童梳的发髻会垂下来,故“垂髫”是指孩童。原文这样表述,是为了营造出桃花源中人们和谐的生活画面感,突出文章主题。林语堂译文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舍弃了原文的意象,将“黄发垂髫”译为“Old men and children”,准确简洁地表明了原文意思,也使译文的接受者更易于理解。但对老人、孩童形象的描绘就略显逊色,在“信”原则的把握上略有欠缺。Rick Davis 将此处译为“The white-haired”,Davis 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尽力保留了修辞,但“The

white-haired”指代比较模糊,既可理解为“老人”,也可以理解为“白发的人”,容易使读者产生歧义。而在此句的处理上,方重对“信”原则的遵循比前两位译者更加到位,“The yellow-tressed old folk”和“the youngsters with flowing hair”,描绘出鹤发老人和稚嫩的孩童的其乐融融,勾勒出一幅和谐之景。因此,方重此句的译文在真实性上更胜一筹。

2. 对“达”原则的体现

对于“达”字的解释,最广泛的当为“通顺”“流畅”。“达”字确有此意,但最准确的意思却是“达意”“转达”。既是转达,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严复在《天演论》中这样描述“达”的目的:“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1]由此可见,严复强调,由于中西方语言存在差异,由于所译作品本身艰难深奥,译者要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出种种经营调整,力求将原文的意旨全部传递给读者。在“信”与“达”的关系上,严复更强调在译文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如果只翻译出文字的意思,却不达旨,读者读起来仍会费解。因此,译者首先要“明深意”,其次要使文意“求显”,使读者可以“共喻”,这一切“皆以为达”。但如果只注重表达,使用了诸多表达手段,却没遵循原文意旨,则不如不译。因此,熟练运用表达手法实际上是为了准确的达意。在表达方式上,3个译文分别运用了不同的转达手法。

例3: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林语堂译文:He went to the magistrate's office and told the magistrate about it^[5]。

方重译文:As soon as he was back to the city he told his adventure to the magistrate^[6]。

Rick Davis 译文:When he reached the commandery, he called on the prefect and told him this story^[7]。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秦始皇的改革,正式成为秦汉以后的地方政治体制。直到唐朝改郡为州,郡县制度才被废除。该句翻译的难点在于如何将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概念传达

给译文接受者。3个译文在这一概念的表达上有所不同:林语堂译本回避了该词的翻译,创造性地使用西方常见的“magistrate”一词来翻译“太守”一词,拉近了西方读者与原作的距离^[8];方重将该词转译为“city”。两位本土译者的译文旨在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而对于大部分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鲜有了解,如果一味遵循“达”原则,读者读到这一概念时理解会有障碍,文化传播的目的会削弱。因此,林语堂译文和方重译文在此句的处理上较为巧妙,西方读者更易于分辨,达到了“译文要为读者服务”的目的^[9],有其可取之处;而 Rick Davis 选择了“commandery”一词,其英英释义为“a historic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ina from the Zhou dynasty until the early Tang”^[10],特指中国周朝至唐朝的行政区划。Davis 对“郡”的准确翻译,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 究以及对陶渊明诗集的翻译与整理。由此可见,中西方译者的译文有区别,主要是由于翻译目的不同。

3. 对“雅”原则的体现

与“信”和“达”相比,“雅”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在《天演论》中,严复对“雅”所作出的界定是“文”,放到翻译的具体语境中,即指注重译文的语言形式,精心加工修润,准确转达原文意旨。《左传》中提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人将其理解为“如果没有文采,所说的话就传播不远”,这种理解大体上正确,但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所强调的文采之美并不是凭空堆砌辞藻。“雅”实际上强调遣词造句务必深加斟酌,从而使文章表述更加完备,更加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让读者更加喜闻乐见,使文化传播更远。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用译入语言再度表达原文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绝非易事,所以要求译者在译文形成过程中必须反复推敲、精心加工。通过前文对“信、达、雅”翻译原则的论述,可以这样理解:“信、达、雅”原则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不是平等的,实际上,“信”是该原则的中心,“达”和“雅”

则是要达到中心目的的方法。

例4: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语堂译文:He noticed...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5].

方重译文:For hundreds of paces...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6].

Rick Davis 译文:They lined the banks...fallen blossom lay in profusion^[7].

此句是全文所描绘景色的点睛之笔,陶渊明仅用寥寥几笔,就将桃花林中优美的景色、落花缤纷的色彩勾画出来,读到此句,仿佛能闻到花瓣阵阵的清香。“中无杂树,芳草鲜美”一句侧重对桃花林中景物的静态描写,“落英缤纷”则描绘了桃花源落花纷纷的动态之景,动静结合,突出了桃花林景色的秀美。因此,将原文中落花的动态之美加以体现,是翻译此句的关键。此处林语堂将两句合并译为“地上覆盖着落花”;Rick Davis 用“fallen”修饰“blossom”,动词更用“lay”描绘出花瓣铺地之景。两个译本都将“落英”译成“落地的花瓣”,采用了静态的译法。方重对此句的处理很独特:首先,他用“falling”一词,强调花瓣正在簌簌飘落,将陶渊明所描绘的落花的动态之意呈现出来;其次,他又用“dancing”进一步描绘出花瓣飘落仿佛是在翩翩起舞的场景,将落花拟人化,使译文变得生动鲜活;最后,方重又将“缤纷”一词译为“in a thousand hues”,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花瓣的色彩万千。前两位译者在翻译此句时选择了省译,而方重译文做到了最大程度遵循原文,丝毫不赘余又传神地还原出了原文意态万千的美景,难怪渔人“甚异之”“欲穷其林”看个究竟了。在此句的翻译中,方重译文更生动地诠释了落花之“美”,通过简洁的句式、优美的用词给了读者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11],而林语堂译本和 Rick Davis 译本更突出“精”。笔者认为方重译文更符合“雅”的翻译原则。而3个译本均是通过对

词句的精雕细琢体现出动态的意境,更加印证了前文对“信、达、雅”关系的论述,以“关照读者和发挥译者主体性为合理内核,以文化思想传递为最终目的”^[12]原则。在遵循“信”的基础上,运用“达”的手段,达到“雅”的境界。

四、结 语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近几年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古典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吸引了大批中西方的译者进行翻译和研究。同时,古文中简洁的表达,寥寥数言而意境无穷,也成为翻译中的一大难点。

笔者以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桃花源记》3个译本在该理论下的鲜活实例,得出以下结论:①“信、达、雅”翻译原则与文化传递的契合。林语堂和方重为了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在翻译过程中,在遵循“信、达、雅”原则的基础上,合理构建出一种文化模式,以求靠近目的语读者。正如林语堂早年在国内时曾说,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活动,更是译者与读者在文化思想上的交流,译者与读者要相互尊重,否则就会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在文化交流日新月异的今天,两位翻译家的译作启示人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要逐字翻译,也不要盲目追寻翻译理论,要逐步从“语言”层面向“文化”层面过渡。②翻译活动是一种文化维度的转换。Rick Davis 作为美国学者,他的译作成果实现了文化维度的转换,在中国特有词语的翻译上,更是力求精准。其翻译不仅仅是主体性的发挥,更对文化背景进行了研究,提高了自己的翻译水平。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如何将我国古代典籍翻译得优美传神,是当代译者应不断钻研探索的问题。笔者以《桃花源

记》为例,列举了在“信、达、雅”原则观照下,三位翻译名家的译文赏析,希望能以此对译者在未来的典籍翻译有所启示,争取创造更多佳译,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1]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M]//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8.
- [2] 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2.
- [3] 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2.
- [4] 汪静.以《桃花源记》为例浅谈典籍英译中的问题[J].海外英语,2016(2):111-112.
- [5] 林语堂.扬州瘦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0-35.
- [6] 方重.陶渊明诗文选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62-64.
- [7] DAVIS A R. Tao Yuan-ming: volume I :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6-48.
- [8] 张圣鑫.林语堂英译古文小品有意误译研究:以《桃花源记》为例[J].开封教育学院,2017(1):73-74.
- [9] 高巍.从翻译伦理角度试析《桃花源记》两译本[J].海外英语,2011(12):11.
- [10] Commandery[EB/OL]. (2017-08-25) [2017-09-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andery_\(China\)](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andery_(China)).
- [11] 全月春.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以《桃花源记》英译为例[J].职业时空,2012(3):152-153.
- [12] 张顺生,王丽.中英标题英译方法:《明清小品文》个案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2013(5):43-48.

A Study on the Guidance of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Theory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king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as an Example

LI Jiakun, WANG Lan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Abstract: As a narrative prose prototype of Chinese classic,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English versions. Three versions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Fang Chong and Rick Davis are adopted in this paper as examples. Based on Yan Fu'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theory,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by analyzing these three version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paper will be used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to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theory in Chinese class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 Chinese classic;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theory;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